

孟子正義

〔清〕

焦循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焦  
循  
著

孟  
子  
正  
義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四月

# 孟子正义

〔清〕焦循著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毫米 1/32 19,5印张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6,400 定价：5.80元

ISBN 7-202-00131-4/K·27

目次

孟子題辭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一九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五八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一〇二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一四八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一八五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二四〇
卷七	離婁章句上	二七八
卷八	離婁章句下	三一七
卷九	萬章章句上	三五九
卷十	萬章章句下	三九四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四三〇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四七四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五一六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五六一
孟子篇敘		一一七

# 孟子正義

焦循著

孟子題辭

正義曰

音義云。張鑑云。卽序也。趙注尙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阮

疏本或無之。趙氏爾正義曰。校勘記云。十行本闕本無此序。蓋毛本有。山井鼎考文。所謂孟子題辭。注

者。是也。趙氏爾正義曰。校勘記云。音義孟子題辭下出趙氏字。今本無之。蓋失其舊。按後漢

後避難。故自改名。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子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

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法惡見譴。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

勅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邂逅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

前。刻之曰。大丈夫生世。邂逅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

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

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取疾宦官。卽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

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瑛。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瑛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

又數爲貶謫。瑛深毒恨。延熹元年。瑛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徵逃避之。瑛果收岐家屬宗

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僉逃難四方。紅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

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

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寶石。閭門百口。勢能相濟。

岐素聞嵩名。卽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賊。因赦

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馮相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

孟子題辭

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大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孔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快錄傳於世。劉敞兩漢刊誤云。趙岐傳要子章句。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劉氏既有刊誤。明國子監本益刊去要字。改為孟子章句。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正義曰。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書稱題。

題。節也。容節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第次也。周禮春官司常。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者徵識。所以題別衆臣。樹之於位。朝名就焉。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積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徵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襄公十年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注云。題。識也。趙氏自釋稱題辭之義。稱述孟子氏名事實之本末。所以著書之指義。以表其文辭。猶徵識題號之在旌常。故謂之題辭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魯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孟子。鄉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鄉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正義曰。史記列傳云。通。駢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駢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駢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魯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孟子。鄉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鄉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正義曰。史記列傳云。通。駢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駢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駢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魯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孟子。鄉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鄉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正義曰。史記列傳云。通。駢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駢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駢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魯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孟子。鄉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鄉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正義曰。史記列傳云。通。駢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駢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駢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魯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孟子。鄉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鄉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正義曰。史記列傳云。通。駢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駢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駢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魯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孟子。鄉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鄉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正義曰。史記列傳云。通。駢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駢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駢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魯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孟子。鄉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鄉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正義曰。史記列傳云。通。駢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駢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駢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魯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孟子。鄉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鄉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正義曰。史記列傳云。通。駢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駢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駢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魯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孟子。鄉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鄉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正義曰。史記列傳云。通。駢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駢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駢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淵碑文注。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魯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其篇目則各自有名。正義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孟子。鄉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鄉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正義曰。史記列傳云。通。駢衍。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衍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疑皆傳會。史記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駢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駢何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

項之後所封。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魯國驕。二志同。周時或云鄭。或云鄭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鄭。漢時作駟。古今字之異也。左穀作鄭。公羊作鄭婁。鄭婁之合聲為鄭。國語孟子作鄭。三者鄭為正。鄭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駟。如韓勳碑陰駟韋仲卿足證。鄭語曰。曹姓。鄭。苾。韋云。陸終鄭第五子曰安。為曹姓。封於鄭。杜諱云。鄭。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鄭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佚為附庸。居鄭。前志曰駟。故鄭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封。被左傳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奭曹其二十六也。然則上文鄧祝融之後。奭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五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鄆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鄭城。趙氏岐曰。鄭春秋鄭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鄭。此未知其始本名鄭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鄭有二。皆顓頊後所封國。一早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鄭莒。又曰。黎為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奭姓鄭鄭路偃陽。曹姓鄭莒。皆為采衛。此鄭人春秋不復見。惟晏子載景公為鄭之長塗。晏子諫而息。疑為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鄭平梁鄭二縣。水經注謂鄭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南府鄆平縣地也。其一即鄭。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為曹姓。曹姓者。鄭氏也。佚以下儀父。始見春秋。十四世文公遷於鞞。今兗州鄆縣北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為兗州府鄆縣。其改鄭為鄆。齊乘謂始文公。但遷鞞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鄆。至戰國更無鄆名。故趙氏以謂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蒼驕山記云。驕山。古之驕陽。魯穆公改為驕。徐鉉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鄆為鄆。改名不應出魯。或謂鄆穆公為魯穆公耳。按鄆即鄭。不關更改。段氏說是也。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鄆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此自本漢書地理志。趙氏又言是也。春秋時。魯與鄆為仇。哀公時。無歲不與為難。趙氏言鄆為魯弁。或指此。然吳齊救之。鄆子益得歸。則鄆未滅也。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於鄆。或曰。孟子。魯公族子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是國近魯。

也。二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正義曰。魯桓公生同為莊公。次慶父為仲孫氏。次叔牙為叔孫氏。次季友為季孫氏。是為三桓。仲孫

氏即孟孫氏。慶父生公孫敖。即孟穆伯。穆伯生文伯惠叔。文伯生仲孫蔑。即孟獻子。獻子生仲孫速。即孟莊子。莊子生穉子秩。秩生仲孫纘。即孟僖子。僖子生仲孫何忌。即孟懿子。懿子生孟僖子。孟僖子生孟武伯。武伯生仲孫捷。即孟敬子。入春秋後。其獻子次子懿伯生仲孫弼。杜預世族譜。以懿伯即子服仲叔它。生孟椒。椒生子服回。回生子服何。是為子服景伯。別為子服氏。孟氏之族。有孟公綽。孟之反。孟懿子之弟有南宮敬叔。孟武伯之弟有公期孟。獻子賢大夫。固嘗為孟子所稱矣。莊子之孝。公綽之不伐。為孔子所稱。僖子懿子武伯。皆知欽敬孔子。敬子則受教於會子。孟氏尊師重道。其後宜有達人。孟子既以孟為氏。宜為孟孫之後。但世系不可詳。故趙氏以或曰疑之耳。閻氏若璣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鄆。遂為鄆

子

人。猶葬歸於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為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邾是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劉昭注續漢志。騶本鄒國。引劉蒼麟山記。邾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北有繹山。北有孟軻冢焉。此葬鄒之確證。宋孫復兗州鄒縣建孟廟記云。景祐丁酉。龍圖孔公。為東魯之二年。謂有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且鄒為孟子之里。今為所浴之屬。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斷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墓。四墓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聲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明年春。廟成。其序地域墓山。尤為明切。又齊乘尼邱山。在滕州鄒縣東北六十里。有宣聖廟。其東顏母山。有顏母廟。南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鄉。又南馬鞍山。有孟母墓。又南唐口山。有孟子墓。然則鄒邑當金元時亦隸鄒縣。而唐口之墓。孫明復云東北三十里。于容思云馬鞍山之南。孟衍泰三遷志。又謂孟母墓在今縣北二十五里。與孟墓不甚遠。要之不越三十里內外也。自是而北。為昌平。為防風。又三十里。蓋不特思近聖人之居。而墓亦接壤焉。又云係孟孫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論語季氏篇云。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集解引孔曰。至哀公皆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

**被慈母二遷之教** 正義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每遊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

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為買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

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此三遷之事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趙氏題辭云。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往後喪除前喪云。禮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遷五鼎之言推之。相離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必三鼎。則孟子喪父在為士之後甚明。其時年蓋四十餘矣。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長母沒耳。非必幼孤也。陳鎬闕里志。薛應旂四書人物考。遂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且列女傳載孟母斷機事云。績織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觀此言。則非婆恤可知。後人殆因孟父無聞。妄為說耳。夫士及三鼎。斷非襁褓間事。且去喪母五六十一年。魯人亦何從知其前後豐儉懸絕。而臧倉得以行其毀兩邪。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畜非所自主。倉安得譖之。蓋孟父實未嘗卒。其三遷

斷機。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嚴父耳。

**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

**長於詩書** 正義曰。列女傳云。孟子且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受業於子思。既通。與趙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

受業於子思。既通。與趙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

受業於子思。既通。與趙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

受業於子思。既通。與趙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

受業於子思。既通。與趙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



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十四年之間。乃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謂魯繆公會尊禮子思。然繆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誤。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予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厲太子申。則孟子遊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之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已立。何則。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之語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即位之年。距魯繆公卒年。亦不過四十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按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卒於有山氏。悼公立。二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立三十二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當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生。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子共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為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卒之年。當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則孟子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乃六國表魯穆公元年。即周威烈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當周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大梁。上溯魯穆公時。已有七十餘年。如以親受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則童子時也。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為受業子思。一以為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紀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過此兩端。識者察之。列女傳言通六藝。史記滑稽傳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漢書藝文志。以六經為六藝。一百三家。趙氏以為通五經。七篇中言書凡二十九。言詩凡三十五。史記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故以為尤長於詩書。然孟子於春秋獨標亂臣賊子懼。為深知孔子作春秋之指。至於道性善稱堯舜。則於道德類情。變通神化。已洞然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獨詩書云乎哉。周

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

王大。道。陵遲墮廢。正義曰。史記列傳云。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

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伴爭權。蓋為戰國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縱。張儀為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荀子宥坐篇云。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楊倞注云。遲。慢也。陵遲。言邱陵之勢漸慢也。文選難蜀父老。反衰世之陵夷。李善注云。陵夷。即陵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陵夷。謂弛替也。墮。說文自邱作陸。云

敗城自曰墮。篆文作墮。淮南子修務訓。故名立而不墮。高誘注云。墮。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墮壞。釋文云。墮本作墮。墮俗字也。

異端並起。若楊朱墨

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

正義曰。論語為政篇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彼何為異端。各持一說。不能相通。此以為異己也而擊之。彼亦以為異己也而擊之。未有不感其害者。楊墨各持一說。不能相通。故為異端。孟子之學。通變神化。以時為中。易地皆然。能包容乎百家。故能識持一家之說之為害也。苟不能為通人以包容乎百家。持己之說。而以異己者為異端。則闢異端者。即身為異端也。漢書藝文志言道家云。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注云。放。蕩也。廣雅釋詁云。放。妄也。呂氏春秋審分篇云。無使放悖。悖亦妄也。論語陽貨篇。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集解引孔子曰。蕩。無所適守也。又今之狂也蕩。集解引孔子曰。蕩。無所據也。揚墨之言。虛妄無據。故云放蕩。孟子閔

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煙微。正塗墮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

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由不肯枉尺

然

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

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涇。沒也。小爾雅廣詁云。沒。滅也。昭公

元年左傳云。勿使有所蹙蔽涇底。注云。底。滯也。釋文引服虔云。底。止也。底止。爾雅釋詁文。止而不行故為滯。則。法也。慕。習也。以孔子為法而習之也。周流二字。見禮記仲尼燕居。文選甘泉賦云。據軒而周流兮。李善注云。周流。流行周遍也。史記列傳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據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風俗通窮通篇云。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然。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

得佐與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二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

憲言以詒後人。

正義曰。音義云。信音伸。謂三代遺風。鬱塞不伸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

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爾雅釋詁云。憲。法也。漢書揚雄傳云。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折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讓

以為十二卷。象論語。號曰以爲十二卷。象論語。號曰

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

正義曰。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主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探切明。史記太史公自敘亦云。於是退而論集所

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各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

**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七篇爲孟子所自作。故趙氏前既云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此又云自撰法度之言。闕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七篇爲孟子自作。至韓昌黎故亂其說。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又云。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詡焉。趙氏注弟子十五人萬

章。公孫丑。樂正子。陳臻。公都子。充虞。徐辟。高子。咸邱蒙。陳代。彭更。屋廬子。桃應。季孫。子叔。學於孟子者四人。孟仲子。告子。陳更。益成括。呂氏春秋樂成篇。盡難攻中山之事也。高誘注云。難。說也。史記五帝本紀。死生之說。存亡之難。索隱云。難猶說也。凡事是非未盡。假以往來之辭。則曰難。所以尊非著書。有說林說難。難疑者。有疑則解說之也。答問者。有問則答之也。平日與諸弟子解說之辭。諸弟子各記錄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論次之。如篇中諸問答之文是也。其不日問答。如離婁盡心等章。則孟子自撰之。又有與齊魏鄭滕諸君所言。景子莊暴淳于

覺周霄景春宋輕宋勾踐夷之陳相絡繹戴盈之戴不勝儲子沈同陳買慎子王驪等相問答。蓋亦諸弟子錄之。而孟子論集之矣。

**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

**六百八十五章。**正義曰。音義標梁惠王上七章。下十六章。公孫丑上九章。下十四章。滕

章。告子上二十章。下十六章。盡心上四十七章。下三十九章。共爲二百五十九章。今以章指計之。盡心下篇。止得三十八。則共爲二百五十八。校此題辭所云少三章。崇文總目謂陸善經刪去趙岐

章指。邵武士人作疏。依用陸本。章指既刪。章數遂不可定。戴氏震得朱氏文辭校本二云。一爲虞山毛扆手校。何屺瞻云。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而此本盡心下。惟

梓匠輪輿章有章指。餘並缺。一爲何仲子手校。末記云。文注用盱郡重刊廖氏善本校。而盡心上有

事君人者一章。孔子登東山以下三章。盡心下吾今而後知以下七章。並缺章指。二校各有詳略。得

以互訂。外有章即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毛斧季影鈔者。並得趙岐孟子篇敘。於是臺觀之學。

殘失之餘。合之復完。然則今孔氏所刻章句本。亦拾綴於殘缺之餘。焉保無分合之僞。然欲傳會於二

百六十一之數。而強分以足之。則亦非後學所敢矣。陳士元孟子雜記云。趙氏謂三萬四千六百八

十五字。今計字數。梁惠王篇上下共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上下共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上

下共五千零四十五。離婁篇上下共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篇上下共五千四百一十五。告子篇上下共

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上下共四千六百八十三。統之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十。較趙說多七百二

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本不差。趙蓋誤算也。周氏廣業孟子異本考云。趙注孟子。三年乃

能加多。今茲廣字。得毋有後人所歸入者乎。按今以孔本經文計之。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孫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離婁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萬章共五千一

百五十四字。告子共五千二百二十三字。盡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校趙氏所云。實多五百四十一字。別詳見篇敘正義中。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佞。曲而不屈。

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正義曰。命世即名世也。詳見公孫丑下篇。亞。次也。命世亞聖。即所謂名世次聖也。包羅天地。至曲而不屈。皆發明所以

實。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正義曰。論語子罕篇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集解引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還。乃正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

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從之純如。噉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象說卦文言。

乃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聖而作者也。正義曰。擬聖。即所謂述仲尼之意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鎡錙。六藝之喉衿也。正義曰。何晏論語敘云。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志有論語家。列六藝之中。次五經之後。故云五經之鎡錙。六藝之喉衿也。音義出鎡錙。丁云。上音管。方言作轄。車軋也。下音黠。車轄也。戴鎡錙當作轄轄。說文車部云。轄。轂端鎡也。轄。中謂之軋。轂端香謂之轄。以鐵為管。均轂外兩端。軸端之鍵。以制轂者謂之轄。以金裹轂

轂中之軋。輾與牽通。外部云。牽。車軸端鎡也。戴氏震者作記釋車云。轂空謂之所以受軸。以金裹轂脂軋中。以利轉。又設牽以制轂。邦風。載脂載牽。小雅。問關車之牽兮。淮南子。車之能轉千里者。其要在三寸牽。蓋車之轉運在軸轂。而轄如環約於轂。轄如筭約於軸。非此。則軸與轂不可以運。

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為五經之轄轄也。說文口部云。喉。咽也。衿與襟通。任氏大椿探衣釋例云。爾雅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文選魏都賦。不以邊陲為險也。注。引聲類曰。

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為五經之轄轄也。說文口部云。喉。咽也。衿與襟通。任氏大椿探衣釋例云。爾雅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文選魏都賦。不以邊陲為險也。注。引聲類曰。

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為五經之轄轄也。說文口部云。喉。咽也。衿與襟通。任氏大椿探衣釋例云。爾雅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文選魏都賦。不以邊陲為險也。注。引聲類曰。

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為五經之轄轄也。說文口部云。喉。咽也。衿與襟通。任氏大椿探衣釋例云。爾雅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文選魏都賦。不以邊陲為險也。注。引聲類曰。

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為五經之轄轄也。說文口部云。喉。咽也。衿與襟通。任氏大椿探衣釋例云。爾雅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文選魏都賦。不以邊陲為險也。注。引聲類曰。

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為五經之轄轄也。說文口部云。喉。咽也。衿與襟通。任氏大椿探衣釋例云。爾雅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文選魏都賦。不以邊陲為險也。注。引聲類曰。

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為五經之轄轄也。說文口部云。喉。咽也。衿與襟通。任氏大椿探衣釋例云。爾雅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文選魏都賦。不以邊陲為險也。注。引聲類曰。

檢。衣交領也。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注云。袷。交領也。袷屬於襟。即與襟同體。襟交則袷交。故袷謂之交領。與襟謂之交領。一也。說文曰。襟。交衽也。戰國齊策。輒以頸血鏖足下之袷。注云。檢。交衽也。方言。襟謂之交。襟無不多。以襟言領。亦以領統於襟。遂名曰襟。王篇云。袷。衣領也。頸下施衽。領正方直者也。詁訓諸書。多以襟言領。然則衽為交領交衽之通名。此與喉。詩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正義云。衿領一物。然則衽為交領交衽之通名。此與喉。並言。則正以為領人之一身。內則轄之以喉。外則鍊之以領。謂論語為六藝之總領也。子孟子之

書。則而象之。正義曰。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也。像之言。似也。謂以孔子為法則。而似續其道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

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

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子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

同。若此者衆。正義曰。衛靈公桓魋事。俱見論語。音義出毀鬲。云丁音隔。蓋鬲毀之使情隔。耳。又音歷。按鬲為鼎屬。其音歷。此鬲自當讀如隔。說文。鬲。部云。隔。障也。

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上下皆蔽。茲謂之隔是也。按以孟子似續孔子。自趙氏發之。其後晉咸

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上疏云。孔子拘拘。道化殊烈。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

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見宋書禮志。韓愈原道云。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皆本諸趙氏。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

非子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窮通篇云。學紀聞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無傳。孫奕履肅示兒篇云。昔

嘗聞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政。劉昌詩蘆備筆

記云。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辯一帙。翟氏顧考異云。趙氏不為外書章句。嗣後傳孟子

者。悉以章句為本。外書悉以蘆閣。致亡。南宋去趙氏時。千有餘歲。不應館閣中能完然如故也。

孫氏僅得耳聞。當日在館閣諸公。未有以目擊辭言之者。道聽塗說。必不足為依據。新喻謝氏所藏

一帙。劉氏似及見之。隨書經籍志錄有梁基母遺孟子注九卷。他家注俱七卷。獨基母氏多出二卷。

豈所謂四篇者。在梁時嘗得其二。至宋乃僅存劉氏所見之一篇邪。但基母氏書。李善注文選。猶引

用之。似流行於唐世。而未有無外書。唐人絕無片言論及。則又難以質言。且外書之篇目。自宜以

性善為一。辯文為一。說孝經為一。劉氏以所見之性善辯。遂以辯字上屬。而謂文說一篇。孝經一

篇。據論衡本性篇。但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不綴辯字。疑新喻謝氏所藏性善辯。又屬後人依放而作。

非外書本真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史記十二諸侯表云。荀卿孟子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內書。言春秋者。止述煇詩亡。及知我罪我。無義戰三章。亦未嘗捃摭其文。至若列女傳。捃摭之數。韓詩外傳。輟織殺豚。及不敢去婦二條。中所載孟子之言。皆瑣屑屬僞托。概無取焉。按照時子相傳以為劉貢父。此書前有馬廷鸞敘。夫外書四篇。趙氏斥為依託。其亡已久。孫奕所聞。新喻所藏。已難信據。况此又愛之尤者乎。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史記法言鹽鐵論等所引孟子。今孟子書無其文。豈俱所謂外篇者邪。是則然矣。

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絕。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正義曰。史記秦

丞相李斯言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致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三十五年。使御史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漢書藝文志云。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云。諸子之言。紛然觀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是時所最忌者。學古道之士。所坑者皆誦法孔子。長子扶蘇之言可證。不知孟子何得與周易同不焚也。逢行珪注鬻子敘云。遭秦暴亂。書紀略盡。鬻子雖不與焚燒。編帙由此殘缺。此亦以諸子不焚也。翟氏顯考異云。漢書河間王傳。稱孟子為獻王所得。似亦遭秦播棄。至漢孝武世始復出者。然孝文已立孟子博士。而韓氏詩外傳董氏繁露。俱多引孟子語。則趙氏所云書號諸子得不泯絕。定亦不虛。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

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

獨立五經而已。正義曰。王應麟五經通義說云。黜我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翟氏顯考異云。孟子尊立最久。時論語孝經通謂之

傳。而孟子亦謂之傳。如論衡對作篇曰。揚墨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越絕書序外傳記引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說文解字引傳曰。算食壺漿。詩邶風正義引傳曰。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中論太壽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皆可為證。故趙氏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統言之曰傳記博士。錢氏大昕齋研堂答問云。問劉子厥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帝時。天下聚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

據趙郊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考之。建武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是時矣。按禮記正義引盧植云。漢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今王制篇中制夜爵關市等文。多取諸孟子。則孝文時立孟子博士。審矣。訖今諸

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正義曰。後漢書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

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注云。即白虎通義是。觀趙氏此文。孟子雖罷博士。而論說諸經。得引以為證。如鹽鐵論載賢良文學對丞相御史。多本孟子之言。而鄭康成註禮箋詩。許慎作說文解字。皆引之。其見於史記兩漢書兩漢紀。如鄒陽引不吝怒不宿怨。終軍引枉尺直尋。倪寬引金聲玉振。王褒引薄婁公輸。賈禹引民飢馬肥。梅福引位卑言高。馮異稱民之飢渴易為飲食。李俱引綠木求魚。邳擘言強其君所不能為忠。量君所不能為賊。馮衍言職倉。言泰山北海。班彪引構抗春秋。崔駰言登牆樓處。申屠蟠言處士橫議。王暢言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傅燮言浩然之氣。亦當時引以明事。

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

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

正義曰。方言云。摭。取也。陳宋之間曰摭。說文手部云。拓。拾也。陳宋語。或从庶。拾取而說之。謂未能通其全書。悉其指趣。僅拾取一章一句而解說之。既不能貫通其義。自然乖異矣。

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正義曰。閻氏若據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孔子

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為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為鄒人。卒當是報王之世。莫氏斯同。羣書疑辨云。山陽閻百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究不知生卒在何年。蓋實無可考也。

孟子世譜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卒於報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其言似可信。今姑以萬氏此言推之。報王立五十九年。則歷三十四年至乙巳而卒。又八年壬子周亡。為秦莊襄王元年。三年

卒。始皇立。二十七年卒。二世立。三年秦亡。又五年。天下為漢。漢高帝至平帝十二主。共二百十年。新莽十八年。更始立三年。光武中興至獻帝十二主。共一百九十五年。自孟子沒至漢末。二

百十三年。趙氏卒於建安六年。而出亡著書。則尚在延熹時。自周報王二十六年至漢桓帝延熹間。僅四百五十年耳。此云五百餘載。蓋趙氏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其生卒之年。必前於烈王四年。

報王二十六年也。故趙氏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必推自太王文王以來。然則孟子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蓋謂孔子沒後至孟子著書之年。非謂孔子沒之年至孟子生之年也。趙氏言孟子以

來五百餘載。謂孟子沒後至趙氏著書之年。非謂孟子沒之年至趙氏生之年也。孟子後徵引孟子者。如荀卿。韓嬰。董仲舒。劉向。揚雄。王充。班固。張衡。鄭康成。許慎等。皆所引據取而

說之。漢文時立孟子博士。必有授受之人。惜不可考。河間獻王所得先秦舊本。不詳得自何人。至東觀漢紀。言章帝以孟子賜黃香。則香能傳之讀之與否。不可知。劉陶復孟軻。其所以復者不傳。

惟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會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建初為章帝年號。則生東漢之初。在趙氏前。專為孟子之學者。自此始著。乃其章句不傳。莫可考究。高誘呂氏春秋敘。自言正孟子章句。誘涿郡人。從盧植學。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所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皆存。惟孟子章句亡。誘於建安十年。始舉孝廉。趙氏卒於建安六年。年已九十餘。是誘為趙氏後輩。隋書經籍志有漢鄭康成孟子注七卷。漢劉熙孟字注七卷。鄭康成本傳。詳列所著書。不言孟子。隋志所載。未知所據。熙嘗撰釋名。畢氏阮釋名疏證敘云。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漢劉熙撰。又大戴禮記十三卷下注云。梁有證法三卷。後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後漢無安南郡。惟漢陽郡注引秦州禮記。中平五年注云。分置南安郡。則安南或南安之誤。晉李石續博物志云。漢博士劉熙。宋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並云漢徵士北海劉熙。字成國。不知何本。三國吳志。韋昭言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住者。程秉傳。言秉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又薛綜傳。言綜避地交州。從劉熙學。交州。孫吳之地也。按程秉逮事鄭康成。避亂交州。與熙考論。徐博通五經。其後士燮乃命為長史。然則程秉薛綜與熙在交州。乃士燮為交趾太守時。燮附孫權。在建安十五年。時秉綜俱已為權所得。是其師事劉熙時。仍遠在建安十五年以前。秉為太子太傅。黃武四年。太子登親迎秉進說。病卒官。登以赤烏四年卒。秉當卒於登前。自建安十五年至此。止二十餘年。蓋秉已老矣。而薛綜卒於赤烏六年。距建安十五年。亦止三十二年。其師事熙蓋少時。當在獻帝初年。則是時交州仍為漢地。劉熙為漢人無疑。士燮附孫權時。熙蓋已前沒。何也。秉綜權向以其名儒而禮徵之。况所師事者乎。或謂熙及魏受禪後。非也。其相傳為安南太守者。亦以其在交州而謫。非南安之誤也。劉熙高誘。皆與趙氏先後同時。劉熙注見於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等注所引。今散著各經文之下。高誘章句。無引之者。而所注諸書。多及孟子。尙可考見。呂氏春秋至忠篇。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注云。日致為暴劫之政也。孟子曰。惡溼而居下。故曰惡之何益也。論太篇。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注云。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本味篇。已成而天子成。注云。已成仁義之道。而成為天子。孟子曰。得乎邱民為天子。慎人篇。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號而厲晉。注云。號當為虞。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誤矣。去私篇。堯有子十人。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為首子。不在數中。當染篇。湯染於伊尹仲虺。注云。孟子曰。王者師臣也。盡數篇。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塞利欲。疾無由至矣。論人篇。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注云。通。達也。孟子曰。達則兼善天下。故觀其所賓禮。用眾篇。令使楚人長乎我。戒人長乎楚。則楚人戒言。注云。孟子曰。莊嚴大夫欲其子之齊也。使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嚴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此之謂也。懷寵篇。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注云。所誅國之民。瞻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滋益眾多也。孟子曰。百姓尊



食壺漿以迎王師。奚爲後予。此之謂也。驕恣篇。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注云。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易壺鐘之牛者也。開春篇。魏惠王死。葬有日矣。注云。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壹行篇。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注云。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故曰不難矣。自知篇。鑽茶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注云。鑽茶龐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此之謂也。樂成篇。賢者得志則可。晉不肖者得志則不可。注云。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寡也。又中主以之啾啾也止善。賢主以之啾啾也立功。注云。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審應篇。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注云。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不屈篇。齊威王幾弗受。注云。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又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也。注云。匡章。孟子弟子。淮南子似真訓。若夫墨揚申商之於治道。注云。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揚。揚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拔釵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又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注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修務訓。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蟬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注云。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主術訓。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注云。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繆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注云。偶人。相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齊俗訓。豈必鄒魯之禮。注云。鄒。孟軻邑。說山訓。此全其天器者。注云。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紀論訓。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注云。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耳。又全性保真。不以身物累。揚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注云。全性葆真。謂不披軒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揚墨淫辭。故非之也。又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錫之地。以有天下。道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注云。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又夏桀殷紂之威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注云。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又故孺則粹父。稅則名君。有亡形也。注云。故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况父兄乎。又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侈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途餓而死。注云。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戰國策齊策。威王薨。宣王立。注云。宣王。孟軻所見以羊易壺鐘之牛者也。又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注云。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